

中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状况研究

■田丰 王璐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5)

【摘要】数字化与网络化已经深深嵌入“00后”的生活中,对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问卷调查并经数据分析,发现我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整体呈良好态势,但仍存在重娱乐功能、基本技能缺失、网络效能感总体偏弱等问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学校教育、动员家庭参与,把网络技能素质作为青少年必备基本能力来培养,以有效提升青少年网络素质。

【关键词】青少年 网络素养 操作技能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6.011

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全民上网时代已经到来,青少年接触网络年龄越来越小,绝大部分人在进入成年之前都已经成为网民。根据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估计为1.69亿;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增长率为3.4%,青少年网民数量逐年递增。“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中国未成年人生活、学习方式的显著特点。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提出的在青年群体中广泛开展网络素养教育,引导青年科学、依法、文明、理性用网的基本要求,关注青少年网络素养相关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研究,分析当代中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整体现状以及存在的特点与问题,从而为提升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一) 相关理论概念

网络素养这一概念首先要追溯到“媒介素养”,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列维斯和汤普生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首次提出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学校课堂,被认为是英国乃至世界关于媒介素养研究的开始^[1]。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Centre for Media Literacy)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2]。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

收稿日期:2020-08-06

作者简介: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志愿服务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少年与大学生、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

王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青少年与大学生、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

或缺的一种新型的媒介形式,学界对于网络媒介素养的研究由此诞生。美国学者麦克库劳1994年将网络素养(Network Literacy)分为知识、技能和态度3个部分,具体来说是指儿童青少年能够正确使用、良好适应、健康发展和探索创新网络环境的能力^[3]。当前,学界对“网络素养”尚未形成统一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例如,Ngulube等认为网络素养涉及互联网用户通过在线搜索引擎,运用互联网和明确表达自己搜索问题的技能和知识^[4]。国内学者卜卫认为网络素养主要包括“浏览、搜索和评价信息的素养,通过数据互动的沟通与协作素养,创造数字内容素养,数字安全素养,解决技术问题等问题解决素养五个方面”^[5]。针对儿童这一群体,周海宁等人提出儿童网络素养指对互联网带有偏向性的信息的质疑、评价、辨别的能力^[6]。此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也提出网络素养包括了解网络基本知识^[7]、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8]等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网络素养”内涵探讨的梳理,可以发现“网络技能”是网络素养的重要方面,Savolainen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概念“网络能力”(Network Competence)是指为获取信息资源、熟练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工具获取信息、判断信息的相关性以及使用通讯工具的能力^[9]。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网络技能素养”进一步概括为了解网络基本知识,掌握互联网基本操作技能,能够利用互联网服务日常生活的能力。

(二) 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青少年群体的网络素养研究数量还远远不够,且大都集中于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对网络素养进行主观性论述,例如,如何加强网络素养教育^[10],探讨单一因素对网络素养的影响,如亲子关系影响青少年网络素养^[11];以及关注大学生网络安全素养问题,例如,蔡文政在研究中指出大学生缺乏信息安全知识、辨别网络信息和保护个人信息能力不足、缺乏网络信息安全素养^[12],于七龙提出了高校校园网用户网络安全素养持续培养方案^[13]。现有文献中几乎没有运用实证方法对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开展全面分析的研究。因此,为了丰富与完善当前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1)从整体上描述当前中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基本现状;(2)分析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特点及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二、研究设计与调查样本

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学者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要测度的网络技能素养作为一级指标,其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有网络基本技能、时间管理能力、娱乐休闲技能、社会交往技能、网络交易技能、自我约束能力和网络效能感知7个方面。在每一个二级指标之下,本研究选择3个问题来构成简易的测量量表,如网络基本技能二级指标下包括“我知道怎样设置无线路由器”“我知道如何在手机上安装程序”“我知道如何收发电子邮件”3个问题;时间管理能力二级指标下包含了“我能控制好自己上网的时间”“我能处理好学习和娱乐的时间分配”“我能处理好线上和线下活动的分配”3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均有4个不同等级的选项,其中选项得分越高,表示做法越倾向于正确的选择,该指标的素养或者能力越高。

完成青少年网络素养的四级指标体系之后,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取了一百多所中小学,由共青团中央权益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表1 网络技能素养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网络技能素养	网络基本技能
	时间管理能力
	娱乐休闲技能
	社会交往技能
	网络交易技能
	自我约束能力
	网络效能感知

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起问卷调查,收集相关调查数据。经过数据清理和校验,共获得有效样本 22 610 个,其中,男生 11 508 个,占比 50.9%,女生 11 102 个,占比 49.1%,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 基本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网络技能素养的平均得分为 2.51 分。在网络技能素养的 7 个二级指标中,未成年人表现最好的是自我约束能力,平均得分为 3.10 分;表现最差的是网络基本技能,平均得分为 2.26 分;社会交往能力平均得分为 2.90 分;时间管理能力平均得分为 2.84 分;休闲娱乐能力平均得分为 2.80 分;网络交易能力平均得分为 2.56 分;网络效能感知平均得分为 2.29 分。

在问卷设计中,每个问题的得分从低到高是 1-4 分,因此本文以平均 2.5 分作为衡量标准的及格线,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一级指标网络技能素养超过了 2.5 分,其大部分二级指标也都超过了 2.5 分的及格线,只有网络基本技能、网络效能感知两个二级指标明显低于及格线。由此可见,中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总体尚可,大部分二级指标都能够在 2.5 分的及格线以上,只有个别二级指标在得分上明显偏低。

表 2 中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及不同方面平均得分

类别	平均分	类别	平均分
网络技能素养	2.51	网络基本技能	2.26
		时间管理能力	2.84
		娱乐休闲技能	2.80
		社会交往技能	2.90
		网络交易技能	2.56
		自我约束能力	3.10
		网络效能感知	2.29

(二) 主要特点

1. 重应用,会娱乐购物,但网络基本技能缺失较严重

当下青少年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从小就能够接触到各种上网设备和网络信息,并习得各种网络技能,但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不同网络技能习得的程度是不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互联网,在家里、工作单位、学校等很多场所都有 WIFI,而 WIFI 背后的硬件设备就是无线路由器,可以说,设置无线路由器是人们上网设备准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一项基本技能。研究结果却发现,青少年认为自己能够设置无线路由器的比例仅仅只有 7.74%,有四分之三以上的青少年认为自己不能够设置无线路由器。与之相对应的,人们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常用的收发邮件和在手机上安装程序的比例就要高很多。

研究还发现青少年利用网络进行相关娱乐活动的能力也比较强,超过 3 成可以熟练地使用网络搜寻音乐、电视剧、电影。这反映出当代青少年作为网络原住民在网络基础技能习得上的问题,由于他们最初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网络环境,其技能学习主要是在操作、应用和娱乐方面,对网络基础硬件设备的设置等方面的能力是相对较弱的。造成上述情况与青少年多

使用智能手机接入网络有比较大的关系,智能手机作为最方便的上网设备,其操作、应用的简易程度大大提高,在智能手机上能够使用的APP应用程序也是“傻瓜化”的一键式安装,反而造成了互联网原住民一代对一些基本的、非傻瓜化的网络技能不熟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网络素养和技术能力缺失。

表3 中国青少年网络基本技能掌握情况 (单位:%)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设置无线路由器	45.40	30.67	16.18	7.74
收发电子邮件	36.27	24.46	22.08	17.19
在手机上安装程序	19.14	17.73	32.68	30.45

表4 中国青少年网络休闲娱乐技能掌握情况 (单位:%)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通过互联网丰富娱乐生活	19.71	22.19	37.25	20.84
会下载电影、电视剧	18.65	16.41	33.97	30.95
能够找到喜欢的音乐	11.36	11.20	37.81	39.61

2. 自我约束能力较强,网络效能感总体偏弱

青少年使用网络是互联网时代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绝大部分家长对于青少年适度地使用网络都是比较支持的。在支持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同时,一部分家长会担心青少年由于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出现过度使用和依赖网络的情况。对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对大多数青少年而言,他们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只有8.54%的青少年表示非常符合手机无法上网时会感到焦虑,6.78%的青少年表示非常符合在学习的时候也经常刷手机,7.12%的青少年表示非常符合在聚会的时候也经常独自刷手机。由此可见,青少年自身虽具有一定的自我约束能力,但是也要看到,毕竟还有一定比例的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不强,会被网络和智能手机所吸引,需要重点关注、合理引导他们正确地使用手机,避免过度依赖和沉迷。

表5 中国青少年上网自我约束情况 (单位:%)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手机无法上网我会感到焦虑	35.38	36.24	19.85	8.54
我学习的时候也经常刷手机	48.71	29.01	15.49	6.78
我聚会的时候也经常独自刷手机	44.38	29.50	18.99	7.12

与青少年可能过度使用和依赖网络相比,他们应对网络中突发事件的自信程度,也就是自我效能感偏低。自我效能感主要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目标、实现某一行为的预测和判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自信程度。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9.08%的青少年非常认可“无论上网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应付”的说法,非常认可“我感觉自己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12.41%,非常认可“只要努力,我就能学会各种网络操作”的比例为18.71%。故此,青少年对自身的网络技能、有足够能力处理网络中遇到问题的自信是不足的。当然,出现青少年在网络

中自我效能感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少年网络基本技能缺失,很多青少年使用网络只是停留在简单应用、娱乐、购物层面,对其背后的技术、知识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

表6 中国青少年网络效能感知情况 (单位:%)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只要努力就能学会各种网络操作	20.36	24.58	36.34	18.71
无论上网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应付	30.72	38.63	21.55	9.08
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	26.37	34.07	27.14	12.41

3. 时间管理能力普遍较强,能够利用网络进行社交

由于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健全,很容易受到网络诱惑、沉迷网络,这也是社会各界当前普遍担心的情况。本研究发现,当前大部分青少年在使用网络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例如,符合“能控制好自己上网时间”的青少年比例为66.85%;符合“能处理好学习和娱乐时间的分配”的比例占69.58%;符合“能够处理好线上和线下活动时间分配”的青少年比例是68.12%。3项比例均接近70%,说明中国青少年在上网时间管理方面能力较强。有效管理上网时间是健康上网的基础环节。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管理好上网时间,网络则会变利为害,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表7 中国青少年上网时间管理情况 (单位:%)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能控制好自己上网的时间	10.93	22.21	40.34	26.51
能处理好学习和娱乐的时间分配	8.58	21.82	42.98	26.6
能处理好线上和线下活动的时间分配	10.68	21.19	42.27	25.85

社交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数字生活”同样需要“数字社交”。本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少年能够熟练运用网络进行社交,“能够借助互联网联系家人和同学朋友”的青少年占比为75.87%;“知道如何使用视频或语音通话”的青少年比例是77.76%;符合“能够通过网络加入兴趣小组/感兴趣社团”的青少年比例为47.91%。由此可见,青少年掌握了基本的网络社交技能,能够适应数字生活,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社交活动。

表8 中国青少年网络社交情况 (单位:%)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知道怎样借助互联网联系家人同学朋友	12.29	11.83	37.19	38.68
能够使用视频或语音通话	7.83	7.41	37.72	40.04
能够通过网络加入兴趣小组/感兴趣的社团	26.11	25.98	26.63	21.28

四、不同类型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比较分析

为了方便不同特征的青少年群体之间做比较,本研究将网络技能素养的7个二级指标做了

标准化处理,将每个指标标准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数值。当指标得分为0时,为所有被调查者的平均水平;当指标得分小于0时,表示其低于平均水平;当指标得分大于0时,表示其高于平均水平。

(一) 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与年龄和教育同增长

从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7个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总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大网络素养越高的趋势,这与青少年本身的成长规律有比较相似的逻辑。毕竟青少年网络技术素养会随着不断地学习和知识的增长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11-12岁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从数据上看,12岁之前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各个方面得分绝大部分小于0,12岁之后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各方面得分绝大部分大于0。在调研中也不难发现,绝大部分小学都严格禁止学生将智能手机等上网设备带入学校,且相当部分小学生也没独自拥有自己的上网设备,多使用家长的上网设备。而进入初中之后,青少年独自拥有智能手机等上网设备数量和比例都会增加,学校的管理也不再像小学那么严格,故而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机会大大增长,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各方面的网络技能素养。

表9 不同年龄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

年龄	网络基本 技能	时间管理 能力	娱乐休闲 技能	社会交往 技能	网络交易 能力	自我约束 能力	网络效能 感知
5岁	-0.420	-0.169	-0.475	-0.471	-0.342	-0.155	-0.331
6岁	-0.349	-0.410	-0.611	-0.706	-0.430	-0.095	-0.399
7岁	-0.864	-0.400	-0.915	-0.733	-0.814	-0.512	-0.684
8岁	-0.704	-0.321	-0.781	-0.629	-0.737	-0.412	-0.593
9岁	-0.593	-0.134	-0.564	-0.524	-0.622	-0.389	-0.398
10岁	-0.396	-0.048	-0.363	-0.305	-0.435	-0.278	-0.255
11岁	-0.195	0.115	-0.148	-0.168	-0.285	-0.254	-0.144
12岁	-0.027	0.199	0.021	0.014	-0.107	-0.144	-0.029
13岁	0.233	0.099	0.253	0.211	0.213	0.136	0.123
14岁	0.393	0.079	0.405	0.326	0.429	0.290	0.321
15岁	0.442	0.001	0.388	0.311	0.500	0.400	0.365
16岁	0.605	0.004	0.559	0.529	0.722	0.486	0.482
17岁	0.677	0.017	0.640	0.585	0.793	0.523	0.484
18岁	0.607	-0.044	0.516	0.499	0.717	0.551	0.414
19岁	0.544	0.114	0.534	0.504	0.697	0.547	0.394

如果按照学段来划分,也会得到相似的结果,从小学生到初中生,再到高中生的网络技能素养得分是依次递增的,所以可以认为网络技能素养的发展与青少年自身生理、心理成熟的规律较为接近,都是随着年龄不断进步和完善的。由此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在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偏低的年龄段,政府、社会、企业、学校和家庭都应该予以更多关怀和保护,避免他们在心智尚未健全、网络技能素养不高的时候遭遇到不适当的网络问题,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网络风险带来的身心伤害和财物损失。同时,适度的网络素养、网络技能、网络安全等相关教育内容和课程需要尽早地从小学阶段开始介入,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保护孩子安全、培养孩子成才的效果。

(二) 存在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城乡数字鸿沟

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对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次研究中,以青少年的实际居住地为标准,将他们划分为3个不同类别:城市、城乡接合部、农村。研究结果发现,居住在农村的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各个方面大部分低于平均值,只有自我约束能力略高于平均值。而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和居住在城市的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7个方面虽略有差异,却大部分高于平均值,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整体高于居住在城市的青少年。

表 10 不同学段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

学习阶段	网络基本技能	时间管理能力	娱乐休闲技能	社会交往技能	网络交易能力	自我约束能力	网络效能感知
小学	-0.361	-0.026	-0.342	-0.307	-0.414	-0.2833	-0.271
初中	0.372	0.069	0.362	0.303	0.404	0.295	0.296
高中	0.664	0.000	0.615	0.576	0.776	0.496	0.473

表 11 城乡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

居住地	网络基本技能	时间管理能力	娱乐休闲技能	社会交往技能	网络交易能力	自我约束能力	网络效能感知
农村	-0.128	-0.082	-0.100	-0.146	-0.107	0.018	-0.094
城乡接合部	0.095	-0.023	0.105	0.102	0.116	0.109	0.063
城市	0.050	0.050	0.032	0.059	0.034	-0.034	0.038

造成居住在城乡接合部青少年在网络技能素养各个方面反而更高的原因可能与他们自身的构成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家庭中,流动人口家庭比例要高一些,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一方面被家长管束的严格程度相对较低,给了他们更多的接触网络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习得网络技能、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需求更加强烈一些,比如城市青少年上课外辅导班,城乡接合部的青少年可能更多的是将网络免费课程作为学业辅助。这种接触网络的机会、使用网络的现实需求可能导致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流动家庭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更高。另外,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城乡接合部的流动青少年的平均年龄通常也要大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青少年,而网络技能素养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而增长,因而年龄较大一些的流动家庭青少年可能网络素养略高一些。但这些原因都无法掩饰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存在城乡差异,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存在势必进一步加剧城乡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三) 学校教育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

进入学校的青少年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学校、家庭、同伴3个层面,其中家庭影响逐渐下降,而学校和同伴的影响更加重要。在互联网社会中,网络技能素养作为未来人类的基本生存技能理应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视,而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学校都会开设与网络相关的课程,但并没有把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作为一项与基本技能挂钩的课程或者教育内容来设置。不少学校还存在着缺少专业老师,没有正规教材或者教材陈旧落后,对网络教育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的情况。实际上,教育部门至今也未能明确网络素养相关的课程究竟应该如何为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也造成了各地方教育部门在探索网络技能素养教育上遇到不少困难。根据调查发现,本研究归纳了学校对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可能涉及和最为常见的5个方面:具

体的网络操作技能、网络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教育、网络防沉迷教育、网络相关法律知识普及和文明上网教育。其中,网络操作技能教育和网络防沉迷教育与网络技能素养紧密相关。研究发现,学校开展的网络教育能够提高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没学过相关课程的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各个方面均低于平均分,接受过网络技能课程教育以及网络防沉迷课程教育的青少年在网络技能素养不同方面的表现均高于平均水平。

表 12 学校网络教育与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

课程	网络基本技能	时间管理能力	娱乐休闲技能	社会交往技能	网络交易能力	自我约束能力	网络效能感知
没学过	-0.273	-0.299	-0.329	-0.304	-0.256	-0.072	-0.213
接受过网络技能课程教育	0.195	0.088	0.189	0.170	0.178	0.062	0.159
接受过网络防沉迷课程教育	0.145	0.108	0.153	0.152	0.131	0.043	0.106

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学校就已取代家庭作为专业化教育机构,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和角色,学校教育会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习得。数据分析的结果也意味着当前学校教育中对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浅尝辄止的课程安排和内容设计满足不了互联网社会中的实际需求,想要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必须在规范的教育体系中安排足够的课时和专业的内容。同时,要充分考虑到青少年使用网络的特点,针对他们最容易出问题、最需要补足的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课程,避免他们在网络技能素养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受到身心伤害。

(四) 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和使用网络相互促进

面对网络世界中存在的网络安全、网络欺凌、网络诈骗和网络依赖等问题,一些家庭、学校为了避免青少年遭受到身心伤害和财务损失,采用了严格控制青少年上网的方式来解决,但这种隔离式的解决方法相当于给青少年罩上了一个透明玻璃箱式的保护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要塑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青少年自身的网络技能素养,必须让他们在充分认识、理解和使用网络的基础上,提高信息甄别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风险能力。在本研究中,选择了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中经常出现的行为,既有最为常见的聊天、看好友动态、听音乐、玩游戏、看小说、看动画或漫画,也有在网上搜索信息、收发资料作业、逛网络社区、网上看新闻和资讯,还有一些最新流行的网上看直播、看视频或短视频、网上购物、网络捐款,以及创作内容、粉丝应援等 20 种不同类型的网络行为。数据分析发现,网络行为使用程度和网络技能素养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使用网络行为越多的青少年,他们的网络技能素养得分越高。如果把青少年使用网络行为按照人数划分为最少使用、较少使用、中等使用、较多使用和最多使用的 5 等分组,最少使用组的网络技能素养得分最低,较少使用组的网络技能素养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中等使用、较多使用和最多使用组的网络技能素养得分依次升高。

网络使用程度与网络技能素养得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或许能够颠覆一些家长和学校对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认知,确实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着诸多青少年难以独自抵御的风险和问题,但逃避和隔离看似可以完美地保护青少年,却不能够提升青少年抵御风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而可能让青少年掉入过度保护的陷阱。科学、合理、适度地引导青少年了解网络、使用网络,

习得网络技能和知识,不仅可以提升网络技能素养,而且可以增强他们未来独立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也说明,使用网络本身可以起到提升网络技能素养的作用,而提升网络技能素养又有利于青少年更好地使用网络,一个潜在的前提是,需要全社会的呵护和家长、学校老师的陪伴。

表 13 网络使用程度与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

使用网络	网络基本 技能	时间管理 能力	娱乐休闲 技能	社会交往 技能	网络交易 能力	自我约束 能力	网络效能 感知
最少使用	-1.119	-1.173	-1.560	-1.663	-1.095	-0.832	-1.132
较少使用	-0.475	-0.003	-0.491	-0.437	-0.534	-0.467	-0.445
中等使用	0.281	0.027	0.345	0.306	0.339	0.247	0.257
较多使用	0.865	0.055	0.743	0.718	0.875	0.890	0.848
最多使用	1.300	0.438	0.889	0.887	1.035	1.685	1.332

五、提升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对策建议

本次针对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研究覆盖面大、抽样科学合理、样本的代表性强,基本代表了中国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基本情况。总体上看,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较高,但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比如城乡数字鸿沟从硬件差距转变为软件差距,网络基本技能素养不足,学校网络技能素养教育远远滞后,等等。这些问题在互联网社会中都会对青年一代产生深远的影响,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重视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工作。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顺应时代需求 把网络技能素养作为青少年必备基本能力来培养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社会,网络技能是互联网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能力,就像在工业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具有识字能力的文化素质一样。可以说,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网络技能和网络素养的培养和工业化时代的青少年识字、学习文化具有同等功效,是任何在互联网时代生活的年轻人都必须要学习的最基础能力。故而,迫切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到互联网社会对未来人们的时代需求,正视在青少年成长发育过程中网络技能习得和网络素养培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培养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有利条件来看,当代青少年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与网络生活交织在一起,出生就带有一定的网络“基因”,对培养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具有天然优势和技术条件,只要人们加以重视,势必能够取得比较好的预期成果。从培养青少年素养的不利条件来看,当前社会还未形成把网络技能素养作为青少年必备基本能力来培养的共识,尤其是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承担重要功能的教育机构、家庭、企业都没有完全认识到培养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必要性。甚至很多时候还会把网络当作祸害青少年的洪水猛兽,完全反对将网络技能素养作为青少年必须培养的基本能力,采用各种各样的隔离、阻断的方式,尽可能少地让青少年接触和使用网络,更不要谈培养网络技能素养。因而,必须引导全社会重新认识互联网社会的时代特征,重新了解网络技能素养对青少年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重新围绕青少年成长打造符合他们人生发展和社会化需求的网络技能素养培养体系,方能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让青年一代更富有竞争力。

(二) 做好顶层设计, 倡导构建政府和社会各界 ALL-IN 战略格局

培养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不仅是顺应了互联网社会的时代特征, 而且把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脉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当下互联网开始进入 5G 时代。5G 时代最鲜明的特点是网络以及网络背后的软硬件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美国政府围绕着华为等中国企业大做文章, 本质上就是希望通过在互联网社会的 5G 时代扼杀中国的竞争力, 避免在科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被中国全面赶超的可能性。可以说, 人类进入互联网社会之后,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斗争, 而且是围绕着网络发展的技术竞争, 而技术竞争的背后是掌握核心技术人才的竞争, 网络技能素养就是互联网时代最基础的人口素养, 所以应当把青少年技能素养培养作为国家战略任务来进行顶层设计。

考虑到网络技术在现代化的国际竞争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青少年网络素养在互联网社会中越来越重要, 必须将培育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坚持立足中国具体国情, 以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技术发展水平为现实基础, 正确认识中国存在的青少年城乡数字鸿沟和学校教育严重不足的现状, 坚持创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优化和合理配置网络资源, 改革和创新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 全面推进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培育体系, 构建成年人的网络技能素养终身培育体系, 倡导和形成政府和社会各界 ALL-IN 网络技能素养培育的战略格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履责和全民行动的原则,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的界限, 充分发挥每一位政府和社会参与方的积极作用, 最大限度加速培育和提升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 为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提供人才战略梯队。

(三) 加强学校教育, 将网络技能素养作为普及性义务教育基础课程

工业化社会之后, 人类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功能业已从家庭和家族转移到了学校, 现代化学校体系作为适应工业社会发展, 为工业生产培育合格劳动力的辅助性社会机构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校教育的关键是要做到与时代同步, 在工业社会中知识、技术和能力的培训都是由学校来完成的, 互联网社会中知识、技术和能力也必然需要学校教育来完成, 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亦是如此。因而, 提升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必须加强学校教育, 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 按照符合青少年接受能力的课程体系, 从网络知识、网络技能等软硬件各个方面综合提升青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

目前学校教育无法实现提升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功能重要原因是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之下, 网络技能素养相关的教育内容和课程并没有全面、合理、科学地被纳入普及性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 部分省市有关于网络技能素养相关课程的试点, 但大多也是浅尝辄止, 无论课程内容和课时数量、还是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都远远无法满足提升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的真实需求。甚至可以说, 青少年的网络知识、网络技能教育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家长、亲属、同伴、朋友等非正规教育机构来完成的, 由此也造成了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水平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因此, 网络技能素养作为互联网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作为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技能素养教育既要让学生掌握网络世界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更要发挥网络在培养青少年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非常有必要将网络技能素养作为普及性义务教育基础课程, 为青少年未来生活、学习和工作奠定重要的基础。

(四) 动员家庭参与, 牢牢把握住青少年上网第一场所的亲子引导

尽管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功能外化, 但由于学校网络技能素养教育的缺位, 导致家庭不得不更多地承担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教育的功能。多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发现, 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青少年第一次接触网络往往是在家庭内部用父母的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网络设备, 青少年在进入学校之后最主要的上网场所仍然是家庭。毫无疑问, 只要学校没

有明确、全面地实现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教育的课程和内容,家庭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扮演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培育第一场所和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即便是在未来网络技能素养教育进入普及性的义务教育课堂,没有家庭的积极参与,网络技能素养教育的效果可能也要大打折扣。

家庭参与青少年网络技能素养培育与学校的正规教育有所不同:家庭内部的关系是亲子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父母的网络知识、网络技能和网络行为对青少年有直接的身传言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的网络知识、网络技能和网络行为。故而,家庭参与的侧重点应当与学校教育有所不同,除了言传身教之外更应该侧重亲子教育和亲情感化。当下有一些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生活,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解决这一现象的关键就是通过亲子教育改善家庭环境,通过积极、有效、包容的亲子沟通促进彼此之间的换位理解和情感联系,通过增强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归属感来提升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融入和对家庭生活的认同,从而才能更好地习得和提升网络技能素养,避免陷入过度依赖网络世界带来的社会问题。所以,在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动员家庭参与,利用亲子关系和亲子教育,把握住青少年上网第一场所——家庭,牢牢把握住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方向,方能有效化解网络的负面作用,充分发挥提升网络技能素养对青少年成长的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2]方增泉 祁雪晶等《基于学校主体的中外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实践探索》,载《青年探索》2019年第4期。
- [3]刘勤学《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家庭是第一阵地》,载《消费日报》2020年6月22日。
- [4][9]王伟军 王 玮等《网络时代的核心素养:从信息素养到网络素养》,载《图书与情报》2020年第4期。
- [5]卜 卫 任 娟《超越“数字鸿沟”: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载《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0期。
- [6]周海宁 程宗宇《论以媒介为中心的儿童教育与素养的提升》,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 [7]陆虹臻《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进课堂”探析》,载《教育观察》2020年第23期。
- [8]董新良 郭俊敏等《澳大利亚青少年网络安全课程建设探析》,载《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 [10]龚 雪 张 博《新时代青年学生网络素养教育》,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 [11]陈 晨《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网络素养的影响》,载《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3期。
- [12]蔡文政《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素养的维度、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以南京邮电大学为例》,载《中国集体经济》2020年第16期。
- [13]于七龙《高校校园网用户网络安全素养持续培养》,载《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汤杏林)